

民國七年續修

商水縣志

太歲在猪年
甲子年夏月
敦牂季夏月

重修商水縣志序

國家之大權輿於一邑欲周知通國之治化必自一邑始邑之有志不綦重哉商水縣志自前清乾隆迄今百有餘年未經重修邑紳李篤臣王烺臣李賓閣胡香谷胡銘齋李心階趙曉峯王芝香趙順庵諸君子慨文獻之不足無以鑑往哲而示來茲倡議重修民國三年三月開始七年二月歲事裝訂成帙囑爲序言固豫調人治軍數載兼領疆符戎馬倥偬學識樸樸間里利病愧未周知讀斯編而得其風化實業述嬗之略俾因之有所考證於其利病之所在而有以興革之不難由一邑以推之全省則謂此志爲行政之先河亦無不可至於疆域沿革諸端紀載翔實無待贅言是

爲序

中華民國七年六月河南督軍兼署省長汝南趙倜撰

重修商水縣志序

志者爲政之書也凡一邑沿革興廢之故政教治亂之由莫不載之於志以爲徵信顧編稽故實採取往蹟率踰百數十年而一修摭焉弗精考焉弗詳往往抱闕略以爲憾求掌指瞭如而不可得嗚乎此誰之過歟蓋守宰之官視如傳舍叢額簿錄日晏不遑無復措意於文獻而邦人士之賢者事會阻柂欲修輒又不果非其力有未逮誠以逸說雜聞不諮詢於里父老耆舊蒐討往復累日曠時則無能載筆成爲一書信乎艱已商水舊志俚而不典識者病之民國改革邑人士懼方聞之多墜也哀然爲重修之舉竊按邑之初置漢爲汝陽屬汝南郡魏晉六朝因之舊志失考疎矣隋唐之代或縣或州皆以溵名而又爲淮陽一郡所領轄洎以商水名縣乃自宋建隆年間始歷金元明清以來隸東都府

城建基厯歷可考夫邑古而地踞淮之止游有褚穀之二川有南
湖北池諸溝之支水蕩漾浸流仕宦遷羈樂過其境爲攬勝槩常
有嘯詠流連不遽去之意至於才賢魁壘奇節幽遯抱耽道研精
之質有孝弟節義之行取今證昔鄉曲代不乏人凡此可錄可紀
可表章者豈特用爲激勸抑亦見風俗文治隨世變而愈進焉邑
爲先府君舊始髫弱隨侍禮與邑士無往還追思疇曩何啻兒時
釣游之所在今余奉領開封一道適邑宰與志局諸君子提倡續
修來詢於余余急憊懃之同時主筆者楊君仲唐李君篤臣二君
皆博洽宏通之士既不泥古尤能遞嬗推遷發明新學歷數年而
告成爲圖爲表爲志爲錄共合若干卷徵引精核詳賅雅馴比較
舊志損益去取可謂不主故常得徵實用更足昭信而垂遠矣與
編校者縣中賢士大夫之力尤多余不辭固陋欣爲泚筆弁數語

於簡端以誌顛末云爾

河南開封道道尹杭縣葉濟撰

商水縣志序

邑志爲紀實之書必歷世一修始克繼往開來以成信史商水舊志修於有清乾隆中葉其間百數十年闕然無紀人皆憾之民國紀元三年前令徐君沛棠邀邑紳李篤臣王烺臣李賓閣胡銘齋胡香谷諸君設局續修聘項城楊孝廉仲唐爲總纂張君鼎石施君虞琴佐之本邑李心階趙曉峯王芝香趙順菴諸君子分任編校昕夕罔間嗣以經費不充進行遲頓屬稿甫半岌岌乎有中輒之虞嗟乎一時盛業阨於貲財天下事類於是者可勝道哉今者世變日亟靡知所屆設不幸而叢藁散佚後之人雖欲重事操觚而文獻無徵幾何不更增憾事乎章鑄下車伊始覩茲闕略慨然惜之爰爲多方羅掘謀之紳董得資若干縉撥充局用在事諸君子亦皆熱心任事惟日孜孜而全書遂以告竣計由始事以底於

成蓋已四閱寒暑矣徐令發其緒諸君子任其勞遂使百有餘年不絕如縷之事實哀然成集復貢於世以餉後來其亦可以彌邦人士之憾歟章鑄感懷時局樂觀厥成於其付梓聊綴數言以誌緣起至若全書體例之謹嚴攷覈之精審則開卷者能自得之余奚贅焉

民國七年二月知縣事福建叢章鑄撰

續修商水縣志序

戊午春余以鹿邑令移宰商水蒞事之初即亟亟於邑之人情士俗採訪於因公往來之餘考察於專意廵厯之際而究未深悉其底蘊也乃與諸縉紳先生談次始知續修縣志告成正值開雕余索繫讀之知發起於前令徐公歷任傳郭鈕裘諸公多所贊助是余無補於斯志可知也顧余才非通方治愧循良於茲邑之興革利弊雖未能燎然於胸中然兢兢以曠官爲慮今來宰斯土躬逢其盛得此編而置之座右凡夫山川人物之美城郭人民之壯且盛如置身禮樂之堂與文人學士溯曩哲而則先型舉農商學校吏治民情無不巨細畢收本末兼賅詎非余之厚幸則向之未悉底蘊者今已厯厯在目矣斯志之成在一時足備觀風問俗者之省覽在來禩足爲酌古致治者之資助尚冀縉紳先生暨邑人士

匡余不逮以期政舉民安鼠雀潛化家絃誦而戶比封噓之爲風
被之成俗則余於斯志有光也夫

中華民國七年仲夏商水縣知事漢陽宋景平譔

商水縣志沿革敘

志書者一縣之信史也信而有徵方足以垂裕後昆永傳勿替吾商舊乘乾隆初葉奉檄重修其間他所紀述尙不戾古而病今獨輿地沿革朝代迭更變遷隨之夫舊乘所載以吾商爲商畿內地立說近於敷衍而楚稱商密秦號溵灤唐曰商州襲謬承譌益違的解按商密郡之別邑都介淅川計以道里去吾商何啻數百左傳杜註所釋最確許南有溵灤城爲漢堅镡侯邑其非吾商明甚至若商州名稱唐書無表烏得據爲信史乎祐不敏間亦涉獵羣籍藉廣見聞崑山顧氏讀史方輿紀要謂兩漢以來吾商爲汝陽一作汝陽隸汝南郡東晉宋魏曰汝陽郡後齊罷郡爲縣隋改汝陽爲溵水別置汝陽唐以鄼爲溵州溵水隸此尋隸陳州宋避宣廟諱易溵爲商元仍之廢南頓縣遷吾商於其城卽今治西有故

縣俗誤作固現卽故汝陽別置之汝陽爲懸瓠析上蔡地汝南郡治在焉元嘉二十七年魏主燾侵宋圍懸瓠遣永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通鑑輯覽諸書多符合於斯曩歲縣長徐公沛棠傳公伯申熱心續修聘項城楊君仲唐鐸司總纂經費孔艱三歷寒暑而未告成嗣得裘公少京同年來宰吾邑下車伊始卽名同志籌備重貲銳意進行自春徂冬克歲厥事方今彙輯成帙用付手民祐濫竽其側深悉是舉也非我同年勤於公益爲吾商振茲墜緒竊恐沿革之不正蓋將與此終古矣

民國六年丁巳嘉平月邑人李介祐篤臣氏敘於宅之誦芳吾廬

商水縣志序例

商水明志散佚清初奉文繕修迫於成書考據殊疎不知商水卽漢之汝陽故辭多附會嗣是雖迭經續修而沿謬踵謬茲特正之其他闕者補之虧者刪之雜者理之疑者闕之旁採他書以考證之廣延耆俊以諮詢之其體例類仿列史名志凡爲圖四十五爲表三爲志十一爲序錄一譁次敘其略如左

實齋章氏謂今之州縣輿圖往往卽楮幅之廣狹爲圖體之舒縮此則丹青繪事之故習而不可入於史部之通裁也今以開方計里爲經以縣鄉集鎮村落川渠爲緯總圖之外每區各地方又爲分圖使閱者按格而稽不爽銖黍至於城池衙廨祠廟學校各圖亦輿地所附著典章制度人民之所由重也述輿圖第一

方志一書徵今尤必考古方免臆斷商水舊志沿革以爲卽楚之

商密秦之激疆漢之濫強疎謬極矣茲據歷代史志定勒爲表援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之例也述沿革表第二

實齋章氏曰職官選舉入於方志皆表體也歷官歲月與夫科舉
甲庚年經事緯足以爽豁眉目有所考索商水舊志無表而職官
一門兩漢六朝稱汝陽時官斯土者旣闕而不載近如明清亦多
闕略可考者補之不可考者亦須略變其例後附名宦傳取其在
此一方興利除弊遺德在民其他事蹟例不濫書或括以數語附
見表中其無可稱者雖不加貶辭而抑揚見矣不可爲後來者勸
乎述職官表第三

選舉之法古今殊途兩漢以徵辟唐以後始設科目此選舉之志
所由昉也商水唐稱溵水其科目闕如宋則姚曄孫奕姚仲孫外
他無聞焉自明以來進士舉人兩科其年次先後尙爲易考獨歲

貢一科難紀其詳入清又分五貢則更難矣故年經事緯之例亦當有以變通之也至於廕襲保舉捐職等不可紀以年者並附其後云述選舉表第四

輿圖所不能詳者地理河渠二志以分疏之參閱互證則全境之形勢既瞭然於目亦洞悉於心矣至於正疆域之範圍辨區地之分限立集鎮以便交通建寨堡以資保衛聯村莊以共守望則尤多事之秋守土者所當留意者也又觀風俗以知今昔之殊明物產以順土地之宜非其政治民生所攸關乎俗志附會古蹟泛列八景久爲識者所譏茲於古蹟猶分別存之八景概從刪落援陸稼書靈壽志之例也星野舊志以商水在開汝之間似應屬角亢焉約略之辭何足徵信故亦刪之述地理志第五

實齋章氏曰史遷爲河渠書班固爲溝洫志蓋以地理爲經水道

爲緯地理有定而水則遷徙無常商水地多滯下汾枯諸河并受上游衆波之水每當霪雨輒有漫溢之患鄉民習於苟安以開溝洫爲厲禁卽河流淤塞愚民便於開墾之小利而不知疏濬利導之爲功普也述河渠志第六

建置所以昭法度也法度所不繫則無取於建置矣城池以固守禦倉廩以備饑饉養濟以安甿黎設爲舖舍便商旅之往來建立坊表悚聞閭之觀聽捐施漏澤義地俾流亡得所託庇至於公署賢有司所藉以聽政蒞民也其將何以上體國恩下恤民隱以不負此崇高之廣居平述建置志第七

田賦之制厯代各殊清踵明制一條鞭法最爲便民雍正四年詔改丁隨地納尤稱簡易惟清自聖祖詔諭天下以康熙五十年編審戶口清冊爲定額以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乾隆中葉

帑藏充溢連復民間田租深恩厚澤於今爲烈矣降及咸同之際
軍儲空虛雖廣捐途借外債而終不肯爲加賦之舉豈非以民爲
邦本不敢圖一時之利失天下之心乎及宣統建元新政繁興各
屬公益捐已多按畝附加而正賦尙未變更也民國四年秋吾豫
主財政者創議加賦每畝竟加至六十文之多而外省皆無何豫
民之不幸耶後雖以全省之力爭之不過少爲減殺而已至於雜
稅舊志征收無多近百餘年周口鎮商業振興行稅已大異於昔
又近歲以來有加無已然其籍不可得而考非主筆者之疎也述

田賦志第八

世運之隆替由於學校學校之正變繫乎人心吾中華自漢以來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崇禮孔子蓋以聖人立人道之極人類
一日不絕則聖道一日不熄卽天地一日不毀好異者欲從而廢